

優，或未可否認。不過大學教預科之教師，固有高深之學識，特能盡其灌輸知識之能事而已。而於青年整個生活之訓練，則未必能善處之。此種偏面教育，並不能發揮整個教育之力量。

(四) 潛之先生謂：「高中畢業學生以受教既未精淳，而惡習反多沾染，不能考入大學者，輒流為高等遊民，浪蕩墮落，無所不至。」此乃事實，不可諱言，不過此點只能歸咎於中學教育實施之失敗，與學制無關。設令中學改為四年，而在教育實施方面一如往昔，恐其結果等耳！至於每年有大批高中畢業生，因不能考入大學而失學，確是值得注意之問題。茲據研究所得，歷年高中畢業生不能考入大學數目之所以如此其多，乃因一般高等教育機關並未顧及中學教育之實況。只以學術權威之地位，武斷支配中學教育。大學入學考試，完全按照大學本身之理想以定標準，而忽視中學之科程及目標所致。欲免斯弊，今後中學與大學之關係，實有調整之必要。中學之課程、教材、教法，應以實現中學教育之目標為主旨、絕不遷就大學入學試驗之要求。而大學亦要尊重中學教育之目標。則此問題，當可迎刃而解。

市立中學及縣立初級中學外，大部分之中學校皆為私立者。此點關係國家教育經費之影響，可謂微乎其微，並不妨礙集中力量充實小學及中學，又何必斤斤於學制之改革。

(五) 我國社會現有之中學校，除去少數省市立中學及縣立初級中學外，大部分之中學校皆為私立者。此點關係國家教育經費之影響，可謂微乎其微，並不妨礙集中力量充實小學及中學，又何必斤斤於學制之改革。

再論中學學制問題

潛之

筆者前曾在本報為文倡議改革中學學制，仍恢復中學四年大學預科二年辦法，此事在五中全會列入議案，且經鄭重探討，已獲通過，似不必更為論列。頃以青島市青岩先生對拙議有所商榷，夫茲事關係國家教育前途者至鉅，且真理亦以討論而顯現，故不避煩瑣，再伸管見。

青岩先生之論點共分五層：一、初中簡易，設備易於普及。初中學生無獨立謀生之能力，不繫於學制，而係於辦理之是否得人，與國家政治之是否入軌道。大學預科，民元規定為三年，故現行三三制高中猶較省一年。二、初中為小學升高中或職業師範等校之橋梁，在此時期可以鑑別學生之興趣才力，且小學畢業亦可升入初級職校

發展者，端在中學教育之實施問題，似與學制無關。假使中學教育現有之難題，如訓育問題，教學問題，學校行政問題，教師問題，學生問題等，皆能圓滿解決，則中學教育必能立見效果；否則徒謀學制之改變，而於教育上之實際問題不加研討，終非治本之策。未知潛之先生以為然否？

或簡師，而職校與簡師之負擔是否較為減輕，尙有問題。三、中學目標，除知識外，尤重生活與人格之訓練，大學預科未見其適宜。四、高中畢業生不能升入大學，乃大學未能顧及中學學生程度之故。五、中學多屬私立，故與國家教育經費無大影響，似不必斤斤於學制之改革。茲分論之：

一、初中之易於設置，誠為事實，然縣立中學，在學制改革之前已不少。且查全國公立中學校統計數字，民元為三一九校，民四為三八五校，民十四為四〇四校，至十八年始增為七九五校（全國教育年鑑）。十四年學制已改，而全國校數，較之十年前不過增廿校。十八年驟增者，以北伐成功，使舊社會對學校不甚重視之觀念一

變，於是各縣中學始大量增置，則吾人可約略肯定曰：校數之增，係於政治與人民觀念之變遷。

政治有辦法，則款易籌措；心理改變，則事易舉辦。假定學制未改，十八年以後學校之增，亦不致有何問題。且今後之有縣立初中者，略加充實，即可成一完善之中學，較昔之多數縣中畢業，

因無處投考高中而徬徨失所者，不其愈乎？近二十年來私立中學日見其多，其中成績較作者固不勦。然投機取巧，如上海所謂「學店」者更多，名利雙收，宜其風起而雲湧，農村子弟，於初中

卒業而未能升入較好高中者，紛紛投入此等「學店」，徒混資格，不求實學，爲害社會，莫此爲甚。青岩先生第五點所提之私中多而公立少，與國家教育經費無關係云云，殊不知此正坐教育制度不善之弊，而宜立加改良者也。制度爲一事，

辦理爲一事，固矣，然辦理不善，所害者一校一縣一省耳，制度不善猶之方法未當，即有努力之心，終乏指臂之效。初中三年，課程繁夥，自來論者，多以爲病，（陳衡哲曾著「救救孩子吧」

一文於大公報，即論此事。）而中學既以全部生活知識爲標的，似又缺一不可，乃至高中，課程多取單元制，反覆講授，學生興趣都失。譬如史

地，在初中所講爲中國一單元，世界一單元，高中仍是此兩單元，在初中時感其難，在高中時則厭其複，於是學生雖兩度學習，而史地知識竟惛然無所得，則何若簡賅扼要，循序進行之易於領略耶？將初中課程，略加詳而伸展一年期限，實

恰到好處。至大學預科則文理分組，各就所長，所謂鑑別時期，在此而不在于彼矣。今高中文理不分，並不按初中之鑑別結果，各適其性。譬之數學，大代數解析幾何微積分，凡不升入理科者，

未嘗不可減少時數，而高中不顧也。論者每言提高學生科學程度，然學生之夙不相近者，轉以爲苦。昔在四二制中學時代，有分組辦法，今茲取消，遂束手乏策，實亦緣設備經費諸問題，以高中力量，無從設法，固不能專責教育當局。吾人

之意，中學既重在生活基礎知識，此知識範圍，三年覺其短，六年又感其冗長重複，則斟酌損益，四年適得其中，不升學者，兼可縮短年限，經濟支出，根據事實，有如此者，非貿然主張可比也。

二、以初中爲鑑別時期之非，前條已略言之。青岩先生又舉由小學至中學變化太驟，有初中爲之緩衝，在學習心理上可得若干便利。實則今

之初中，與小學仍是兩個階段，緩衝云云，等之無有。以授課時數言，初中爲每週三十四、五小時，高中反爲三十二三小時，即課程種類，亦不見其少，何以證明初中足資緩衝乎？無論何事，自甲段至乙段，即由漸而進，亦必有一分界點，

唯物論者所謂由漸而突是也。學習者，正所以適應新環境。若如青岩先生所云自高中至大學，課程管理不同之處甚多，且非年正當身心發育時期，似又變化太遽，究當以何爲緩衝歟？設以青岩

先生之理論論之，則吾人謂大學預科爲其間之緩衝，亦無不可。然吾人所以不持是論者，課程之編定，當然須循序而進，不應使學習者感到踉蹌等，初不必另留段落以作緩衝，徒浪費時日也。至小學畢業亦可升入初級職業或簡師，個人並不反對，因學制變革後，鄉師與初職仍爲與中學並行之制。惟完全師範學校，關係師資者至鉅，按高中師範科辦法，初中卒業，升入師範，所受專業

訓練，僅得三載，其間教育課程很多，是否真能咀嚼消化，以爲世用，殊成問題，此則由現行中學制而牽連及於師資教育，將來應如何改革，

恐須專家討論。拙見以爲師範自師範，中學自中學，應自初中起即分道揚鑣。且師範應加長年

限，仍爲六年，庶訓練充實，對於下一代國民，有無窮裨益。同時師範生在校，必受官費待遇，出校後，必有服務機會，然後對於欲升學者，加以限制，則優良之小學師資始可保留而不至渙散焉。

三、晚近學校訓練，懲於前者囂張之失計，已逐漸改爲嚴格，即大學亦不稍放鬆。中學訓練目標，雖爲整個的，然在過去事實，初中尙好，高中漸壞，至大學而益壞！以言橋梁，高中誠堪爲墮落之橋梁，葛勝可嘆！有高中之狂躁，而後有大學之恣縱。今欲改革學生生活，非全面下手不可，固非專由中學從事所能辦。大學預科教師，不能領導學生生活，是大學預科教師之未能盡責，而非預科本身之不是，猶之青岩先生謂初中不善，乃辦理不善，非制度不善也。在今日訓練青年，只能以青年爲單位，不宜因大中小而有所軒輊，國人積習，年級愈高，性愈傲放，則訓練方面益宜從嚴。日本高等學校大學校固未有不從紀律者，今日大學生之頑惡無狀，皆美國式大學生活導之耳。青年訓練，既已走入新途徑，則所謂大學不能改善學生生活云云，已不必論。

四、歷年大學試題，程度雖高，終不能十分

超出中學生常識範圍之外，且答案水準，總有一客觀標準，凡離題太遠者，無論如何，不能原諒。而近來中學生之答案，誠有出乎意想之外者。初中時未植基礎，高中時優遊歲月，師保叩而不鳴，學生意而不進。今大學有預科，已先對升學者加以初步甄別，務使大學教育，能陶育真正人材，不致濫竿充數，大學生徒爲社會之蠹。若謂大學入學考試，宜顧及現行中學課程標準，以歷屆大學入學試題觀之，或尙不如高中標準之高，即以昔日之會考制度言，可謂完全切合中學程度，然亦不及格者滔滔皆是，又豈標準之誤乎？吾人嘗謂中學科目多而寡當，學生未能領略，始有考大學之失敗，而不能因大學不易考試，遂謂大

中大樊校長談改革中學制度意見

此次國民黨五中全會，其所通過之重要提案中，有改革現行中學制度一案，決定將初高中三制改爲中學四年與大學預科二年制。記者以茲事體大，特往訪中央大學校長樊仲雲氏，叩詢其對於此問題的意見。因在五中全會中，樊氏是審查教育問題的負責人。

學爲不足。蓋即退一萬步言，大學懸的較高，中學課程自宜設法提高，以切合專門研究之步驟，固不應江河日下，使大學亦受其影響也。

五、國家教育經費，不能因有私中而不自節省或增加，私中對於教育事業，功罪參半，前已述及。高中取消後，可利用原有經費，多招普通中學班次，使國民知識普遍提高，唯大學預科，則專爲有志趣有天才肯努力之青年而設，不妨汰蕪存精，以收育才之果，此一張一弛，互相調劑之道，正足補昔日之失。若私立中學，拙見其動機不純辦理不善者，大可乘此機會，加以調整，或遷收歸官辦，亦未嘗非建設期間整頓之一端也。質之賢者，以爲如何？（一月廿四日中報）

中大。記者在去年雙十節運動會時曾來過一次，中大的面目現在又換一番新氣象了。從大學的對門進去，右側一門爲校長室，左邊一大塊廣場，許多工人正在平地植樹，前面是一所高大的洋樓，那便是藏書二十萬冊、不久即可正式開幕的圖書館，規模之大，氣象之盛，在南京怕要數第一了罷。記者因爲要訪問樊校長，便無暇參觀，直